

指纹

著

刀锋上的救赎

River

In the

Backlight

刀锋上的救赎

指纹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刀锋上的救赎：增补版 / 指纹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7.6

ISBN 978-7-5133-2486-1

I. ①刀… II. ①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2353 号



刀锋上的救赎 (增补版)

指纹 著

责任编辑：王 怡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装帧设计：八牛·设计  34508448@QQ.COM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14.875

字 数：338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6月第二版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2486-1

定 价：39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	刀锋上的救赎
3	第一章 庶子
58	第二章 伪证
108	第三章 榭鬼
162	第四章 蜘蛛
218	第五章 左右
270	第六章 死神
325	第七章 合作
388	第八章 狂奔
445	尾 声
449	放 逐
463	再版后记

刀锋上的救赎 ——

第一章 庶子

1

蓟门桥下的早市，很有四九城的传统气息：城门楼子、树林、小月河、挑子、地摊儿、吆喝，一样不缺；只不过城门楼子是翻修过的，树林里多了些五颜六色的废弃物，小月河的味道变得有些刺鼻，挑子和地摊儿上的货不再是豆汁儿和布头儿，带着唱腔的吆喝变成了夹杂着各色口音的讨价还价……二十一世纪在不知不觉中降临，古都愈发朦胧起来，让这个我生活了三十多载的城市，显得既熟悉，又陌生。

甬管生熟，胃袋蠕动的抗议声真切得很。我团着手缩着肩，挤到一辆三轮车前：“来套煎饼，不要薄脆，多加个鸡蛋。”

“你要么和大家一样饿着肚子把活儿干完，要么就给所有人都买上一套。”领导鼻音浓重的训诫顺着耳麦敲打着我的脑袋，“二组就位了没有？还有不到十分钟，麻利儿的！曹伐，你傻了吧唧戳那儿看升旗啊？走走逛逛，河沿儿防区巡查完没有……”

“二组就位。”

“四组就位。”

“九组已经分队，我和张祺正沿东侧河岸由南向北移动，一切正常。”

“七号地下通道口发现可疑人员，分队跟进。”

“站在山坡南侧可以看到二号指挥车，赶紧挪走。”

“一组报告，二号地下通道无异常，与二组在三号地下通道缓冲带的位置重合，请指挥车安排。”

“北侧中段有商贩和顾客发生口角，四组派人过去盯着点儿。”

“二号指挥车别往前挪，倒回去三十米。”

“四组报告，那个卖豆角的跟老太太吵得挺厉害，还揉了老太太一把……哎哎哎，她儿子上去还手了！小周你们赶紧过去劝架！”

“白局，外围设卡的蓟门桥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布警，说布控地点有打架的，问是否立即出警……”

“先别管报警的，要有人投诉让督察来找我……”

我蹲在河沿儿，边读手机报边狼吞虎咽地啃着煎饼，滚烫的蛋饼和着劣质辣酱，令我在进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受虐般的快感。与之相比，耳麦里的鸡飞狗跳还真不算什么。再说，次次如此，也早就习惯了。今天的手机报依旧精彩：有人逼着大明星娶她，否则自己老爸就去自杀，问题是这明星压根儿就不认识她，声援团体则呼吁应当立法保障粉丝们的权益——这个我支持。刘嘉玲、关之琳或杨采妮，口水流了这么些年，难道说终有机会合理合法地得偿所愿？唯一奇怪的是，这女的为什么自己不去以死明志，关她老子什么事？嫁不了大明星，推动下咱国家的法制建设也不错嘛。

头版之后：有家长因为孩子上课迟到，所以纠结人众暴打老师——我眨眨眼确认自己没看错——老师要求迟到学生做检查简直是封建主义复辟；一个男孩要钱去网吧未遂，所以捅了自己姥姥若干刀，父母揭秘其实被害人生前就是吝啬鬼；婚恋交友节目几乎成了色利交易的拍卖场，网友盛赞性格奔放的女同胞可以直言不讳……我庆幸自己生活在如此美好的时代，人人都可以在伦理道德的废墟

里为所欲为。

吃完东西，我刚掏出烟，同时下意识地看了看表，来自指挥车的一个严肃女声令通讯系统立时安静下来：“注意，‘提款机’进入布控范围，所有探组开始行动！重复一遍，‘提款机’进入布控范围，所有探组开始行动！”

随后传来白局低沉的嗓音：“都拿牙签把眼皮给我支棱住，盯死了人。行动队注意保持距离。”

我不慌不忙点上烟，起身揉了揉略感发麻的双腿，顺着台阶离开河沿儿，再次钻进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投身到千禧年以来北京城规模最大的一次围捕行动中。

这次行动，缘自三天前发生的一起绑架案，“肉票”是年仅二十八岁的已婚女子蔡莹。她丈夫董继是个不务正业的“虫痴”，案发时正在山东宁阳收蚰蚰，对妻子被绑票显得无动于衷。要不是他父亲——也就是蔡莹的公公，京城一位知名度极高的地产富豪——亲自打电话勒令儿子即刻返家的话，董继还抱着一堆瓶瓶罐罐乐不思蜀呢。

案发当日，蔡莹傍晚六点多外出散步。据陪同的保姆金姨回忆，她走到小区西门外，因为要去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四节遥控器用的电池，前后不到两分钟的工夫，回来人就不见了。“起初我还以为太太是自己回家了，要么就是遇见邻居一起遛弯儿去了，就干脆回家等，结果等了快俩小时都没动静。找吧，可上哪儿找去啊！我这正发愁怎么办呢，老爷的电话就过来了……”

绑匪直接打电话给了唯一有能力支付赎金的人——蔡莹的公公。电话内容简单直白：“你儿媳妇在我手上。大后天，就是十七号早上

七点，蓟门桥下，叫你儿子用编织袋拎三百万现金来。让他拿着你的电话，我会通知他具体交钱地点。交钱后放人，否则撕票！不许报警，否则撕票！”

从金姨处证实了儿媳失踪的事实后，董老头不愧是老江湖，当机立断吩咐金姨：“给少爷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回来。不要报警。”

只不过，他的决策并没奏效。

第一件事，金姨照办了。董继那边听了电话没什么反应，从乱哄哄的背景上来推断，估计是正跟“撬子手”验货议价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我下礼拜回去。让老爷子报警啊！平时交那么多税养警察干吗使的？政府哪？政府干吗吃的？”第二件事，金姨没照办。倒不是因为她听信了董继的说辞，这个自幼来京讨生活的老太太，凭着自己有限的处世阅历，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相信人民警察。

不过上述种种，绑架也好，富豪也罢，都不是这个案子成为市局督办要案的重点。

今天早上，令海淀分局刑侦支队近两百名警员到场布控，刑侦主管副局长现场坐镇指挥的最主要原因是——蔡莹是一个怀胎九月有余、临盆在即的孕妇。

这个有可能一尸两命的双重绑架案一发，转眼之间，与案子有关的、无关的，命令式的、暗示式的，帮忙的、碍事的……各方“有关人士”纷纷站了出来，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热闹大发了。

董老头的状态几乎抓狂。“小蔡去超过，那可是个男孩！四代单传，那可是我们老董家的香火啊！你们不要来搞事！我交钱赎人！只要人能回来，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；人要是出了事，你们负多大责都赔不起我的宝贝孙子！”

海淀妇幼保健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许大夫证实：“蔡莹怀的确实是

男胎。孕妇本人健康状况良好，胎儿发育也很正常，预产期就在这周末。我不知道绑架她的人是否掌握顺产技术。就算行，场地、设备、温度、卫生条件……都是问题。婴儿刚降生的时候自身免疫力非常低下，生得下来也不见得活得下来。”

分局刑侦支队的态度是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依法办案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会把人质的安全放在首位。也希望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叫董继迅速回京；如果可能的话，准备一下赎金……”

技术队次日上午报告：“依据从交管局调取的录像，蔡莹失踪后十分钟内，小区西门外马路南北两侧共有七十一辆机动车经过。通过各分院局的配合，我们当晚把嫌疑范围缩小到一辆车牌号为京EY5786的白色捷达车。该车系西三环外某汽车租赁公司所有。车子是当天刚被租走的。租车人叫石瞻，男，一九七二年出生，青海人。调查了解得知，其在二〇〇一年初自北京某武警部队退伍，转业后曾做过一段时间司机，后辞职为各清欠讨债公司充当盯梢的眼线。父母和姐姐都在老家，在京无亲属。案发后拨打石瞻的手机，已关机，其租赁的临时住所也已人去楼空。向董家的保姆询问得知，石瞻在案发前几年曾多次来找过蔡莹。蔡莹解释说是自己的老乡来找自己借钱。对蔡莹的背景调查则显示，石瞻是蔡莹结婚前的男友，两人在石瞻入伍后分手，也有传闻说是蔡莹为贪图董家的荣华富贵踹了自己的男友，待证实。鉴于蔡莹认得绑匪，所以绑匪即便拿到赎金，撕票的可能性也极大……”

次日下午，分局知春路派出所巡查民警报告：“中午一时许，涉案的白色捷达车被发现停靠在海淀区知春路大运村路口西南侧。车内无人，钥匙没拔。后座上发现有掉落的黑色头发，不长，油性明显，发根处有头皮残屑，已送分局法医鉴定中心进行DNA比对……”

市局刑侦技术队提供了技术支持：“根据我队犯罪心理学顾问袁适博士分析，嫌疑人石瞻系有组织能力的犯罪人。且鉴于绑架案件的特性，该犯应有至少一个同案。石瞻为前武警受训人员，应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，可能持有武器，有用以关押人质的固定隐秘场所，考虑被害人怀孕的情况，该场所应在知春路附近，或在知春路到蓟门桥之间。石瞻虽然使用租赁车辆作案，但不排除自有机动车，以其经历推断，可能是越野车型，颜色偏深、偏暗——与其习惯穿着的色调相近……”

区政法委书记打来电话：“董总可是咱们区的模范企业家。他不但有力地带动了非商业用房市场的繁荣，协助抑制了房价，同时妥善、缓和地处理了几个拆迁老大难地段的遗留问题。对于这种标杆式的纳税公民，我们应当尽全力保障他和他家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，否则，国家与政府的公信力何在！限时破案，务必保证人质母子的安全！”

市局刑侦总队在电话会议上强调：“这个案子的重要性就不用再提了……平心而论，拯救这对母子不光是警察的职责问题，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舆论导向——安全！首都的安全！如果说我们连一对母子都保护不了，首都的安全从何谈起？这案子要是办砸了，公安部不问责我们也要问责，我们不问责被害人家属也要问责，被害人家属不问责舆论也会问责……到时候你们自己都没脸再穿这身皮！”

2

董继惶恐不安地拎着个编织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：此人长得精瘦、白净，头发二八向右偏分，小肚子不协调地凸出，把他身体的整体曲线勾勒成了葫芦状。我冷眼斜睨着这位唇红齿白、“小”腹便

便的公子哥儿，有种看到蝮蝮直立行走的诧异。

“‘提款机’电话响了。”跟进保护的行动队正在即时汇报董继的一举一动。

“赵队，你怎么不在六号通道那边啊？别擅离岗位啊！”这是一有机会就想给我穿小鞋的副队曹伐。

“他接电话了，请指挥中心定位信号。”这好像是老崔的声音，他应该是在东侧的制高点监视。

“赵队，您……往回收点儿吧。”这是我那组怕受牵连的兄弟。

“已经在搜索了……”二号指挥车里的姜澜报告。

一号指挥车里的白局下令：“把电话的监听线路加到频段里。”

老白的旨意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执行，但监听的质量很不好，我怀疑小姜是不是直接把监听频道的喇叭放到了麦克风上。

“那、那你在哪儿，我怎么给你……”

“按我说的路线走，别东张西望！继续向前……你们报警了？”

“没、没有啊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喂？我、我是说没报……”

“等等，停！往右……那他妈是左！对，看见南边那个馄饨摊儿了吗？就是有两张桌子的，有一张坐着人，另外一张空着，现在刚坐……”

“哦，看见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喂？喂？”

“走过去找个位子坐下……”

“定位完成！主叫方的电话信号来源就在蓟门桥下，他就在这

里！”小姜的声音冷不丁地插了进来。拜托啊大姐，既然罪犯在电话里能准确地说出是“馄饨摊儿”，而不是笼统的“早点摊儿”，那么他肯定就在早市的人群里。

他就在我们身边。

“行动队密切注意，看到打电话的人都要跟进。罪犯离‘提款机’的位置可能很贴……赵馨诚你他妈给我滚回六号通道去！”

整个刑侦支队，我也就买老白的账。既然领导发话了，我只得臊眉耷眼地往指定位置回撤——反正我带队负责把守的六号通道东口正对着董继落座的馄饨摊儿，踮踮脚还能望得到。

“喂？喂？我是把钱放这儿吗？喂？”

“喂？”

“喂？我已经坐下了。喂？”

“……”

电话里，石瞻那边沉默了。

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发现目标！”

行动队的反应稍微慢了点儿，我往六号通道走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：董继右后约十五米处，卖鱼虫的一个摊位周围拢着好几个人，其中一个身穿墨绿色外套的男青年，似乎是在挑鱼虫，但右手却一直拿着手机在讲话。他的年龄、体貌特征与石瞻基本一致——能找到的用以比对的照片是他参军入伍之前的证件照，但人像太过年轻，只能进行大致上的甄别。

而且，他现在也只是举着手机，没说话。

“保持距离，别掐他。”老白迅速对行动队进行布置，“分队盯死，‘提款机’那边人不用太多，重点咬正主儿，行动队都给我贴过去，

其他人别丢位置。”

“绿外套”的嘴又动了。同时，监听的通话也在继续——

“把包往桌子下面推推。拉开拉锁，敞开口。吃早饭了没？没吃可以叫碗馄饨吃。你们有钱人吃得惯吗？挺便宜的。身上没带钱就从袋子里抽一张，算我请你。”

“呃……啊？我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喂？是要我买一碗……”

“放下袋子滚蛋，我拿到钱就放人！”

“绿外套”把电话收进兜里，开始专心致志地采购鱼虫。

董继无措地对着手手机愣了一会儿，起身一溜儿小跑朝马路方向奔去。

老白随即沉声道：“行动队放弃‘提款机’，看好‘保险箱’。外围拦下‘提款机’。”

到目前为止，一切进展勉强还算顺利。支队事先筹备了多套预案。按照我们的推断以及市局顾问袁博士的指点，绑匪不会单独行动，来现场取赎金的可能是石瞻，也可能是他的同案。等来到现场的绑匪取走赎金，行动队就会启动跟踪预案，确定人质囚禁地点后，特警将配合突击救援并实施抓捕。

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

石瞻是武警出身，又给清欠公司当过盯梢的密探，他会这么简单暴露自己？电话信号的定位是不会错的，电话的内容也说明他就现场……难道他真的相信董家没有报警？不对，这里面有蹊跷……我忽略了什么？我之所以会觉得“不对”，一定是有什么摆在我面前，却又没能引起我注意的细节……

“有人靠近‘保险箱’！”

“目标买了几袋东西，正朝西侧马路方向移动。”

“确认二号目标：女性，短发，偏矮瘦，四十岁上下，上身穿土黄色运动衣，背上有耐克的商标，很明显。她坐在‘提款机’刚才的位子上，正低头看桌子下面的‘保险箱’。”

“她在看四周围，行动队注意保持距离。”

同案吗？如果另有人来取赎金，那他又何必冒险亲自来现场？

“一号目标进入五号地下通道，看守人员注意隐蔽身份。放他过去。”

“二号目标提‘保险箱’离开了！她没吃东西，直接取钱走了！观察哨报位！观察哨报位！”

“启动跟踪预案。二号指挥车随‘保险箱’那边，马上通报可能的路线，让外围车辆待命。把守东、北侧一到四号通道的人，在各自缓冲带集结，向目标行动路线靠拢。”

不对！肯定有问题！可，问题出在哪？

“头儿！别撤控！不对……六组赵馨诚报告，有情况！别撤控！……”话到一半我就说不下去了，这有什么“情况”，我自己还没搞明白呢。

彬，你要是在这里就好了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老白的询问尾随而至。

“有、有问题，头儿，这事儿不对……”

你总说：你能看到的，其实我都能看到。可我觉得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！或者，是我看到了，但我却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……

“哪儿不对？别光说废话！还发现其他嫌疑人了？说话啊！”

冷静，冷静……我都能看到什么？

“头儿……”我试着像彬那样放慢语速，争取思考的时间。我看到最后两名行动队的民警消失在二号目标出走的方向，我看到早市上摩肩接踵的人流，我看到一地鸡毛的垃圾废物，我看到东方的云彩泛起了金黄色，我看到同组的弟兄正望着我，我看到一个穿小红棉袄的大娘推着三轮车从我面前走过，我看到她车里放着一袋袋采购品：青椒、西红柿、土豆、蒜苗、大葱、苹果……没有豆角。

我自言自语地脱口而出：“没有豆角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不光是老白，估计所有戴着耳麦的弟兄都觉得莫名其妙，而我却豁然开朗——

彬，我确实，也看到了。

“没有豆角，因为争执；因为争执，所以打架；因为打架，所以报警；因为报警，所以按规定接警后五分钟内必须到现场；因为布控，所以没有出警到现场；因为没有出警，所以——”报警、电话、馄饨、绿外套、黄色运动衣，一切关联都变得清晰起来，“头儿，我们已经暴露了。”

老白沉默片刻，果断下令：“所有人归位，马上封锁布控现场！通知市局，要求协调西城分局增派支援进行外围保护……点子贴靠，掐死两个目标！赵儿，怎么回事？”

他的选择不仅是出自对我的信任，更多的则是因为事关重大——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；宁错杀，毋放过。

“石瞻索要赎金的时候言简意赅，在现场反倒废话连篇，而且时断时续，前言不搭后语，他是在配合一号目标打电话的样子。董继接到的电话不是一号目标打来的，这出儿演的是双簧。之前，他冒充老太太的儿子打卖豆角的商贩，制造事端，为的就是有人报警——没准儿就是他自己报的。按规定，派出所民警应该在五分钟内到达